

古稀打铁匠抡锤打铁四十六载

夏日的午后,天气炎热,空气中没有一丝风,许多人在空调房里依然觉得热。然而在茂南区河西农贸市场旁的白银街打铁铺里,76岁的打铁匠柯旦家站在炙热的火炉旁,抡起铁锤不停地敲打着被烧得通红的铁器。“铛铛铛”敲打的声音清脆响亮,在铁匠这一老行当逐渐远离人们生活的时候,柯旦家始终舍不得放下手中那把打铁锤。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文/茂名晚报记者陈琴

图/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颜东



柯旦家打铁一干就是46年。

打铁46年,手艺受到顾客好评

说起白银街,老茂名人一定都不觉得陌生,作为茂名最早一批的商业街,它曾给茂名人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。说是一条街,实际却不足百米长,宽度也难以通过一辆小汽车,但在街道的两旁却开着餐饮店、粮油店、香料药材店、祭祀用品店等。在众多的店铺中,一间仅有13平方米的打铁铺是这里开得最久的店铺之一,任周围店铺几度易主,它都屹立不动。

打铁铺的店主柯旦家头发花白,背部略微弯曲,今年是他从事打铁行业的第46年。柯伯从打铁炉中拿出一端烧得通红的铁凿,放在铁墩上,左手稳稳地抓住铁凿的另一端,随后用右手抡起铁锤,朝着热铁反复捶打。在“铛铛铛”的敲打声中,火花从铁凿中飞出,随后,柯伯便将铁凿放进水桶里淬火,“嗤”的一声,水中便冒出一阵青烟。对于较细的铁条,柯伯一般用手工敲打,而对于较粗的铁条,则选用打铁机器敲打。在打铁炉旁两步远的地方放着一台打铁机器,机器上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凝固废铁。

来店铺的熟客都知道柯伯双耳失聪,无法与人正常交谈,当顾客有需求要表达时,柯伯便会递上一支粉笔,让顾客将需求写在地板上。一般的铁凿收费是2元每根,铁的粗细不同价格略有不同,算好价钱,柯伯都会主动告诉顾客。

欧师傅是家住电白的一名建筑工人,他骑车数十公里来到打铁铺找柯伯打铁凿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从五六年前开始来找柯伯打铁凿,打一根铁凿的价钱从最初的1元涨到1.5元,现在涨至2元,价格合理,而且柯伯的手艺好,打出的铁凿既锋利又耐用。“我们现在已经形成默契了,都不用和他沟通,他也不知道我们的意图,有些要打成扁的就在地板上写个‘扁’字,有些要打成尖的,就写个‘尖’字。”欧师傅说。

一名中年妇女拿了一把菜刀和一个刀把到打铁铺,想让柯伯帮忙换一下刀把。但显然这名妇女不知道柯伯双耳失聪一事,她向柯伯说了一通,柯伯似乎明白了她的意图,便接过菜刀。拆开旧刀把后发现,新刀把太短了,于是柯伯将刀把的那端放入打铁炉中,烧红后敲打一番,新刀把就装上了。“还以为新刀把不合适,要装不上了,没想到又装上了。”该女士一边满意地笑着说,一边付给柯伯5元钱。

年事已高,匠心不改

柯伯是茂南区新坡镇合水村人,今年已经76岁。前几年,很多顾客会找他打挂钩、菜刀、斧头等,近年来他基本上只打一些建筑工具了。“现在基本只打建筑工具了,每天来的客人也少好多了。”柯伯说。

打铁铺对面一家餐饮店的工作人员阿玲告诉记者,柯伯一般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就到店铺了,早上和中午都是在店铺后方简易的厨房里煮点吃的,直到晚上六七点才回家,忙的时候中午也不休息,晚上有时也干到更晚。阿玲说:“他一年四季基本不休息,有时候忙不过来,他老婆也会来帮忙。”

小小的打铁铺里堆满各种各样的铁器,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陪伴柯伯四十余年的,除了那老旧的打铁炉,还有那张破旧不堪的躺椅。木制的躺椅,有多根棍子已经换上了铁块,多处用铁丝缠绕固定。闲时或者累了,柯伯便会坐在躺椅上,点燃水烟,休息放松一会儿。四十余年过去,柯伯已从一位青年步入古稀,但他抡起铁锤敲打的力气却不减当年,看他站在打铁台前挥动着铁锤,仿佛让人想起他年轻时的模样,也是如此一丝不苟、不辞辛苦。

靠着打铁这一门手艺,柯伯养大了儿女,如今儿女都已经有了不错的工作。谈到未来,柯伯说:“打完屋里这些材料,我就不打了。”但这句话,他几年前便说过。柯伯的女婿是一单位职工,工作之余也时常到打铁铺帮忙,或者给顾客当“翻译”。他告诉记者,几年前岳父就说过打完屋里的材料就不打了,但是后来又让其进了几批材料,所以谁也说不会他干到什么时候。

记者手记:

采访当日,天气十分闷热,记者在打铁炉前站了一会儿,脸就被烤得通红,汗水直流,打铁铺的墙上挂着一个风扇,但吹出的风也是热的,柯伯就这样在打铁炉前站了一个下午。此情此景,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、精一行,务实肯干、坚持不懈、精雕细琢”的工匠精神在柯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因柯伯双耳失聪,记者的采访也只能通过手写与他沟通,他总是用打铁的间隙来看记者的提问,一方面是不想让客人久等,想快点帮客人打好;另一方面他也十分尊重记者的工作,积极配合采访,由此可见,他处处与人为善的性格,总是随和地待人处事。

百姓故事



柯旦家用打铁机打铁。



老顾客在柯旦家店铺加工产品。



柯旦家不时给铁炉加碳。